

◎赵冬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有个约会

我和韩国女孩



我和
韩国女孩

有
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韩国女孩有个约会/赵冬主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12

ISBN 7-203-05181-1

I. 我… II. 赵…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238 号

我和韩国女孩有个约会

- | | |
|------------------------------|------------------------|
| 主 编:赵 冬 | 网 址:www.sxskcb.com |
| 责任编辑:张晓立 |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
| 出 版 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 承 印 者:临汾日报印刷厂 |
|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 开 本:850mm×1168mm 1/32 |
| 邮 编:030012 | 印 张:10.5 |
|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 字 数:262 千字 |
| 0351-4922208(综合办) | 印 数:1-4000 册 |
| E-mail: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
| Web@sxskcb.com(信息室) | 印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Renmshb@sxskcb.com(综合办) | 定 价:20.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 我娶了个日本姑娘/顾 汀/1
- 日本才女:我的中国情缘幽香袭人/袁 焱/7
- 东瀛打工,收获爱情/卢守义/15
- 一位日本姑娘爱上土家族纤夫的故事/王海波 邓明国/20
- 你来敲响自己的钟/赵 冬/28
- 美丽的日本姑娘远嫁青藏高原/吴 强/32
- 日本小女生生擒中国爱情“战俘”/邹家梅/40
- 天上掉下个洋妹妹/阿 兰/49
- 东瀛淘金者的爱情历险/东君意/56
- 和洋媳妇过小日子/靳 飞/67
- 日本,那场奢靡的感恩心情/海 戈/78
- 上海有个我最爱的男人/佐伊美/85
- 我爱打工仔:一位日本姑娘的中国之恋/陈兆平/94
- 无悔别洋妻/小 叶/102
- 洋婚恼人呀!我的日本妻如此“温柔”如刀/罗明权/109
- 告别“女体盛”,可靠的爱情在故乡/蓝 宇/116
- 日本女孩,你为何谜一般离开我/如 若/122
- 异国悲情恋/秀 子/129
- 我和韩国女孩有个约会/Best baby/137

我和韩国女孩有个约会

- 济州岛,那场情事如泣如诉/明 辉/146
- 飘落在韩国的初恋/仁 荷/154
- 我与韩国姑娘如火如荼的爱情坚不可摧/邹建华/161
- 波斯姑娘,感谢你给我似海的爱/张宗奇/169
- 我与伊拉克少女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爱心天使/179
- 爱上一个混血的女孩/任 宗/189
- 新西兰没有他的爱情他的家/王维刚/193
- “比利牛仔”陈风:爱让风吹走了/卜青文/200
- 塞班岛通缉爱情/风 华/208
- “黑珍珠”之恋/杨 松/215
- 异国小岛上,埋藏着一段泣如血泪的情事/高 伟/224
- 甜蜜的磨合:一对中俄恋人的经典爱情/王明翰/232
- 一位中国青年与俄罗斯姐妹的生死绝恋/凝 冰/241
- 浪漫追求,追到俄罗斯远东小岛/阿 温/250
- 梦断情殇/张勳宗/257
- 曼谷奇恋/王 亿/265
- 越南女魂断北仑河/梁作金 谢 波/269
- 新加坡,我的那一场伤痛的爱情啊/天 云/277
- 遥想我的印第安之恋/赵 苇/285
- 魂牵梦萦:我的乌拉圭之恋/阿 迪/293
- 在美国,有一双蓝眼睛让我心痛/王 娟/301
- 嫁给美国人,美丽女硕士殒命嗜血婚姻/金成晓 石语波/308
- 离开洋对象,女律师的生活阳光灿烂/夏景/318
- 追逐名利,女画家异国受骗/草 籽/325

我娶了个日本姑娘

◆ 顾 汀

1988年6月19日我乘坐的东航客机在成田机场上空盘旋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我缓步走出机场,随人流登上开往东京市中心——新宿的大巴士。坐在车窗前,我望着宽阔的公路,茂密的绿化,高耸的楼房和密密麻麻的车流,感到茫然和空虚。

初到日本,我去过高田马场,后来在一家台湾老板的中国料理店打工,生活开始趋于安定。那年我26岁,大学毕业后已经在上海一家工厂技术科工作了四年多。来东京以后,每天起早摸黑地读书、打工,回宿舍感到异常孤独和寂寞。空闲时很想找一个讲讲知心话的异性朋友,当然最好是日本姑娘,还可以学学口语。

那时我在厨房打工,有时洗碗,有时送外卖,有时当厨师助手。1989年春,18岁的高中女学生松本小姐来店课余打工。她做餐厅服务员,我和她每次在店堂碰面时,她那美丽的双眸总注视着我。饭店工作人员用膳时,她为大家盛饭、放筷子,等大家就座后她才用餐。她待人热情有礼貌,使我感到在日本冷漠无情的社会里也有了一种在上海家中才有的温暖。我很想邀她单

独谈谈,可是,正在我做着相思梦时,松本小姐接到了千叶大学的录取通知,辞职了。

临别前两天,她主动找我深情地讲了一长串“日本话”,送给我一支包装精美的圆珠笔。一个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本姑娘的青睐,使我受宠若惊。第二天,我把珍藏已久的上海丝绸围巾赠她留念。她留下家中电话,希望保持联系。分别后,我曾经几次拿起电话想邀她出来约会,但糟糕的日语和拮据的经济使我自卑地丧失了信心。1990年4月,我到东京已将近两年了。当时我正在东京工学院专门学校读书,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时来运转。我有幸进入一家日本公司,并且成了株式会社正式社员。一周工作五天,不但领取月薪而且还有奖金。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我埋头苦干竭尽全力。

进公司任职以后,接触日本姑娘的机会多了。经常有日本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学生来课余打工,其中不乏可爱的女孩。

有一天下班前,公司一位日本女青年对我说:“我最近心情很坏,希望你陪我聊聊。”我欣然同意。我们走进一间乡土气息浓厚的居酒屋。店门口挂着各种色彩的旗子,店堂墙上挂着草帽之类装饰品。我们仿佛进了乡村农舍,在靠窗餐桌旁的木墩上坐下来。她接连吃了几杯日本清酒向我倾吐胸中郁闷:“我同男友恋爱一年多,他高大英俊在宾馆当厨师,工资收入比公司职员高。但是他不是白领阶层,父母亲都反对……”说着泪水夺眶而出。我劝说了半天,她告诉我:现在东京姑娘选偶标准是“三高”,即高身材、高工资、高职位。那天我送她回家已经是半夜了。一星期后,她果断地同男友分手了。

从此以后,我心灰意懒。人贵有自知之明,想同日本女孩谈恋爱,我除了身高1.78米勉强符合标准外,其他两条都与我无缘。

机遇往往是出乎意料的。一年以后,一位年轻美貌的东京

姑娘闯进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生活的航程。1991年金秋，松沢看护学校一位20岁的东京女学生来公司课余打工。她身材修长、线条柔美、皮肤白皙、秀发披肩，清秀的脸上长着一对深邃黑亮的眼睛。东京的秋天，微露寒意，她依旧穿着黑色短裙，浑身充满着青春气息。

有一天，同事岡野小姐诡秘地对我说：“新来的铃木姑娘把你当成日本大学生，向我打听你读书的学校，对你的仪表和风度很感兴趣。”不久，岡野小姐带来喜讯说：“她知道你是中国人了，对你流利的日语很钦佩，想和你交个朋友。”突如其来的信息，令人振奋，半晌我才缓过神来，请她把宿舍电话号码转交铃木小姐。第二天子夜，电话里传来银铃般的声音，我接到她抛来的“彩球”，开始了“热线”通话。我们在耳机里谈了各人的身世、爱好、理想和恋爱观。第一次“热线”通话长达三个多小时，我缓缓放下话筒，耳畔仍萦绕着铃木甜美的话音。我躺在榻榻米上，几乎是彻夜未眠。

星期天黄昏时分，我们相约在新宿相和银行门口。有了那次电话长谈，我们初次约会，一点也不拘谨。我们紧挨着漫步在新宿街头，走进了雄伟的东京大饭店。这是一家高级饭店，极有中国风格，供应早茶、午茶、各种粤式点心和菜肴。宾客中多数是中国人。礼仪小姐领着我们走进三楼香港厅，靠沿街窗户坐下。我们边吃边放眼窗外，尽情观赏新宿璀璨的灯光夜景。每当邻桌人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时，我为身旁拥着漂亮动人的东京小姐而自豪。为了“攒派头”，我点了松鼠黄鱼、什锦锅巴、炒虾仁、三鲜煲、清水大蟹等中国料理中名贵的高档菜。席间，她像所有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对万里长城和紫禁城十分仰慕，表示有机会跟我一起去北京旅游。饭后，我送她到京王线地铁车站，两人依偎着坐在站台旁边的椅子上越谈越情投意合。列车一次次进站又离站，她都无动于衷，我们沉浸在爱河之中。

蓦地，她转过身子，仰起头，深情地凝视着我，我捧起她的头吻住她的双唇。我们紧紧地拥抱着，直到末班车驶来，才匆匆吻别。从此以后，我们一次次吻别在京王线站台——我们初吻的地方。

冬去春来，她加深了对我的了解。她钦佩我，说我这样一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当过四年助理工程师的人，能在日本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当过建筑工人、清洁工、洗碗工……现在能讲一口流利日语，而且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很不容易。她常常感慨地说：“日本青年也许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盛夏来临了，我和铃木决定到静冈县的伊豆去度假消暑。清晨，我们在伊豆海边观海。阳光洒在海面上闪耀出金色光芒。迷人的沙滩一望无际，我们在一块巨石上坐下来，长时间眺望着波光荡漾的海水，我思潮翻滚。这次度假使我终于真正了解了她。我们抵达伊豆后，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寻找住宿地方，豪华宾馆是有空房的，但她不愿住，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了便宜的旅馆。二是晚餐时，在餐厅我又想“攒派头”尝尝有名的高档海鲜，而她却主张吃价廉物美的便餐。虽然我俩相识恋爱将近一年，但我始终回避谈论婚姻大事，现在我终于鼓起了娶她为妻的勇气。铃木住在东京世田谷区，是一位普通职员家庭的独生女儿。她家境比较优裕，从小娇生惯养。日本姑娘习惯上嫁人以后是不工作的，自我们恋爱以后，我一直担心婚后自己没有使她生活美满幸福的经济能力。现在我摸透了她的心思，相信她不是那种追求“三高”爱慕虚荣的人，也相信我能负起丈夫应尽的责任。海浪拍打在海滩上，溅起一串串白色浪花。我想着、想着，一股强烈的冲动使我不由自主地把铃木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下意识地抚摸着她飘逸的秀发和俊美的脸，喃喃地说：“亲爱的，我要你嫁给我。”突如其来的求婚，铃木面颊绯红、耳根发烫，一时无言以对，我周身一阵发热，双手微颤，呆呆地注视着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突然，她轻

柔地说：“汀，亲爱的，我把一切献给……你。”我如梦初醒地在她脸上、颈部狂吻着。我们拥抱着，沐浴在海风中。“如果你父母不同意我俩结婚呢？”我担忧地问。她搂着我安慰说：“不会的，我可以说服他们。”

伊豆的夜景美极了。天湛蓝湛蓝的，一轮明月的银光铺撒大地。她穿着浴衣走进我的房间，我们谈论幸福的未来。渐渐地，两颗火热的心紧贴在一起了，她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离开我。

回到东京，铃木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说服她的父母亲，要他们同意她嫁给我这个他们不熟悉的中国人。

1992年秋，我们开始租房子筹备婚事。我们买了一本租房刊物，找寻既合适我们又比较方便的住处。我们按图索骥，第一天沿埼京线找，第二天沿西武池袋线找。两天的奔波，毫无收获，交通不便的地方有空房间，但是晚上11点钟以后地铁就不停靠此站了，“打工族”当然无法问津。租房刊物上的信息为吸引人，多半是骗人谎言。第三天我们沿西武新宿线找，在上石神井附近找到了较合适的婚房。前后两间房，厨房、卫生间设备一应俱全。我们当场拍板准备付定金草签合同书。谁知不动产公司征求房东意见后说，房东不愿意租给中国人。我们垂头丧气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乘地铁返回新宿。途中，她突然哽咽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要有这种偏见？”我用洁白的手帕为她擦去泪珠，她毅然决定说：“我跟你回中国去！”说着泪如泉涌。

说实话，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遭歧视的经历比比皆是。然而正是这种令人屈辱的遭遇，更加深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国外留学生都盼着祖国早日富强起来，他们也愿意回国投身于祖国经济建设的洪流。祖国啊，您经济腾飞之时，就是海外赤子扬眉吐气之日。

1993年7月11日，我和铃木告别了日本亲属和同事，乘坐

■ 我和韩国女孩有个约会 →

中国东航客机抵达上海。走出虹桥机场,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灿烂光辉的广阔前景。我们迈着大步,随着人流,走向新的生活。

日本才女:我的中国情缘幽香袭人

◆袁 兢

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爱情小说《菊花香》、图文书《再见了，可鲁》，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两本畅销书的编辑和译者，一位在中国出版界工作的日本女博士的爱情故事却鲜为人知。

在北京，在冬季，我们相爱

静子出生在日本东京。1994年，从小就对中国非常向往的她，从日本文教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公费留学资格，开始了她的“中国梦”。

热爱中国文化和文学创作的静子，在来北京之前就开始用中文创作，写下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她的中文短篇小说《东京的孤独》被《花城》杂志刊发后，还获得了“花城文学奖”。

1994年秋季的一个早晨，刚到北京只有一个多月的静子，听说北师大有一个很有名的“五四文学社”，想多结交几个文友的她就立即跑去报名参加。在文学社的活动室里，静子见到了

社长韩卫，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国男孩。韩卫是静子的“师兄”，是北师大一个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

初秋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房间，驻足在他的长发上，这个男孩有一双熠熠发亮的眼睛，如同他发上跳动的阳光。初次见面，韩卫很孤傲。静子恭恭敬敬地问他：“社长先生，我叫猿渡静子，很喜欢中国文学，非常希望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您是否愿意接纳我？”哪知，面对这个日本才女，韩卫却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十分冷淡地说：“我们的文学社，是要搞文学创作的，不是教留学生学汉语的。”韩卫的轻视激起了静子的好胜心，她说：“你们文学社里有人得过《花城》文学奖吗？我就得过。”结果不言而喻，社长网开一面，破格收下了自文学社创办以来的第一个留学生。

随着交往时间增多，静子对韩卫有了更多的了解。韩卫不仅人长得帅气，脾气也很温和，而且，他的诗写得很好，还精通琴棋书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静子加入文学社时，韩卫正在学校组织一个大型的文艺活动，他将全部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了活动的准备当中，甚至将自己半年的生活费毫不吝啬地贴了进去。韩卫的热情和执著深深感染了静子，她主动要求参加活动的筹备工作。

就这样忙碌了一个多星期，韩卫看上去更瘦了。不知为什么，这个消瘦的身影总挂在静子的心上，无法忘记。一天傍晚，静子一定要拉着韩卫出去吃饭。那天他们吃的是涮羊肉，韩卫足足吃了两斤羊肉，这时静子才知道，韩卫几乎有两天没有正经吃过东西了。从那天开始，静子每天晚上都会请韩卫到教工食堂吃饭。因为活动的排练总是到很晚才结束，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堂差不多都已熄灯了，在一盏昏黄的烛光下，忙了一天的他们，又累又饿，狼吞虎咽的，吃得特别香。

和韩卫在一起时，静子总是十分开心。时间长了，情窦初开

的静子对他产生了朦胧的爱意。上课做笔记的时候,静子常常会不经意地写下他的名字,有时候一天见不到韩卫,心里就会空荡荡的。韩卫对静子也很有“感觉”,常常会冒出莫名其妙的问话:“静子,完成学业后你真的要回日本吗?”

韩卫和静子在骨子里都是很内向的人,谁都不好意思向对方表白。直到一个黑人留学生的闯入,才彻底打破了他们“欲说还休”的僵局。那个来自非洲的黑人留学生,是静子接触到的第一个黑人。以前静子以为,世界上只有欧美人最热情,殊不知,其实非洲人在表达爱意上才最“无理”。仅仅一面之交后,这个留学生便每天深更半夜来敲静子的房门,搅得静子的同屋和邻居都无法休息,任凭静子怎样解释和婉拒都无济于事,静子只好向韩卫求援。第二天,韩卫找到了这个黑人同学,当时的气氛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剑拔弩张,两个人像绅士一样交谈了一会儿,韩卫就带着一脸胜利的喜悦回到了静子身边。此后,那个黑人同学再遇到静子的时候,便变得彬彬有礼了。在静子的再三追问下,韩卫才透露,他向那个黑人同学说的是:“静子是我的女朋友。我们非常相爱,请您尊重自己,尊重我们的爱情。”

这次“英雄救美”,让两颗年轻的心贴得更近了。从此,韩卫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护花使者”的重任,每天晚饭后都会送静子回宿舍,这时他们已经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了。

韩卫是个标准的中国好男人,对静子非常体贴。远离家乡的静子常常因为想家而流泪,每到这时韩卫就会拉着她到附近的市场上选购她特别喜爱的中国结,以冲淡静子浓浓的乡愁。

1995年,静子考入北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北京的气候让静子很不适应。1996年1月的一天,静子的气管炎发作了,体温一下子升到了40℃,人烧得昏昏沉沉的,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躺在宿舍里的静子挣扎着拨通了韩卫的电话。

接到电话,韩卫从北师大飞车赶到。一摸静子的额头烧得

烫手，他吓坏了，赶紧用一条毛毯将她裹得严严实实，二话不说背起静子就往外跑。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非常寒冷，道路像镜面一样滑，韩卫脚底一滑，摔倒在地上。静子没事，他的膝盖却摔破了。韩卫挣扎着站起来，继续背着静子不顾一切地往医院跑，汗水湿透了他的长发。伏在韩卫的脊背上，静子泪流满面。她觉得这个瘦瘦的脊背是那么安全，那么温暖。

那次生病，静子在医院住了十几天，韩卫请了假，不分昼夜陪护了她十几天。当时韩卫正面临考试，他白天照顾静子，晚上还要在医院走廊昏黄的灯光下背书。静子内疚地对他说：“让你为我受苦，真过意不去。”韩卫轻抚着静子的长发，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彼此对视的目光中有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正在疯狂地生长……

嫁给他，幸福就是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1998年夏天，静子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不久，回东京探亲两个多月。再次回到北京后，静子发现韩卫又瘦了。一个要好的朋友悄悄告诉她：“静子，你知道吗？你走之后，韩卫就像是丢了魂似的，整天喝酒，守在寝室的电话机旁哪里也不去，生怕你打电话找不到他……”韩卫的痴情让静子非常感动，决定嫁给韩卫。

静子从小就非常独立，当她将自己的决定告诉远在日本的父母时，父母对这门亲事放心不下。他们一次次打电话询问韩卫的情况，并告诫静子：“婚姻不是儿戏，你一定要慎重对待！”静子告诉父母，韩卫是一个非常优秀、诚实的好男人。

1998年10月15日，静子和韩卫在北京办理了结婚手续。当年11月，他们在韩卫的老家——贵州举行了一个难忘的婚礼。按照当地的风俗，在韩卫家的院子里摆起了几十桌流水席，附近的亲朋好友和乡亲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身着大红服装的

静子和韩卫在婚礼上忙得不亦乐乎。那一天，静子的心里感到无比的甜蜜和幸福。

结婚后，静子和韩卫开始精心布置他们小小的爱巢。静子很爱干净，无论学习多忙，家里总是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她还经常买回一些漂亮的花布，做成窗帘和台布，小小的家永远充满了温馨浪漫的气息。在向阳的那个窗前，挂着一串紫色的风铃，那是韩卫送给静子的生日礼物。时光早已将风铃剥蚀得斑斑驳驳，但静子始终不肯丢弃，她喜欢听微风吹过时风铃发出的丁丁东东的声音，清脆、清澈，如同他们不着尘埃的爱情。

闲暇的时候，两个人还会像恋爱时那样手牵着手去市场买菜。静子很早就离家求学，完全不会做饭，韩卫却是一个天才美食家。他非常喜欢看电视上播放的《我爱厨房》之类的节目，而且一学就会，然后立即付诸行动，他们的餐桌上总是花样百出。但遗憾的是，两个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不同，韩卫喜欢吃辣椒，而静子的口味却偏于清淡。起初他们也竭力想适应对方，结果时间不长就发现，饮食口味的改变比语言还要困难。静子一吃辣椒就会皮肤过敏，韩卫吃日本饭又觉得没有味道。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改造计划。好在韩卫很快学会了日餐的做法，并主动承担起厨师的重任，在他们家的餐桌上永远至少有两个菜，一个是韩卫的中餐，一个是静子的日本料理。一场“餐桌革命”就这样风平浪静了。

因为静子还要读博士，他们一直没有要孩子。酷爱小动物的静子就在家办起了“动物园”，一下子养了两只猫和一只狗。她给身上有黄色花纹的小猫取名为“花花公子”，全白的一只取名“白雪公主”。一家五口，整天你追我赶热闹非凡。只是韩卫和那只名叫健健的小狗总是纠纷不断，原因是这个小家伙非常无赖，看电视的时候总喜欢挤在静子和韩卫中间，充当“第三者”，把韩卫气得连连抗议。

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都会一边聊天,一边喝啤酒。大多数时候韩卫喝两瓶,静子喝一瓶,周末或者高兴的时候还会多喝些。有时不知不觉就喝醉了,他们就彼此掏心窝子谈心。学业上遇到的问题和平时对彼此的不满,此时都会毫无顾忌地倾诉出来。讲完之后一身轻松,相拥入眠。第二天清晨,新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又会像经过洗礼一样纯净。婚后的日子更多的是平凡和繁琐,但他们却一直保持着初恋的温度。静子说,这十年不变的“睡前酒”就是他们的“爱情保鲜剂”。

爱情和事业都开出了美丽的花

2001年7月,静子从北大获得博士学位后,本打算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现任南海出版公司副总编的陈明俊先生,并得到了他的赏识。在陈先生的邀请下,静子加盟到南海出版公司,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

静子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编辑,她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而且非常了解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她策划编辑的《菊花香》、《别了,可鲁》等作品,市场定位非常准确,几乎出一本火一本。她出色的工作表现也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尊重,被委以重任,成为南海出版公司引进、出版日本版权书方面的“业务骨干”。

事业的成功让静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但深爱家庭的她并没有让工作冲淡生活的乐趣。结婚4年的时候,静子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小生命的孕育让她和丈夫的感情更深了。

怀孕期间,静子并没有停止工作,直到生产前十几天才开始休假。有人说怀孕的女人如同一座随时都可能喷发的火山,这句话在静子身上得到了印证。怀孕后期,一向性格温和的静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脾气大得出奇,随着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特别希望韩卫陪伴在自己身边。韩卫毕业后在一家从事药品进出